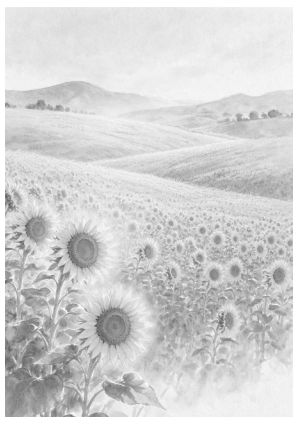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冰心的笑

高发奎



冰心先生的笑,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着我前行——

她的唇总是抿着,淡淡的,仿佛藏着许多心事。可你若看她的眼睛,便觉得整个世界都跟着亮了。那眼睛弯成月牙儿,月牙里盛着光,带点橘色的暖光。那光里干干净净的,像大草原雨后的天空。

我想象着她笑的样子。已经算不清多少次了。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旗袍,坐在书桌前写信。写着写着,忽然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或许是孩子们在海边捡贝壳的模样,或许是哪位朋友来信里的一句俏皮话——她便停了下来,抬起头,对着窗外那一小方天空,轻轻地笑了。那笑是缓缓的,像一朵花在无人的清晨悄悄绽开,不为了取悦谁,只是自己心里满了,便溢了出来。

她的笑里没有锋芒。那个年代,许多文人的笑都是带刺的。鲁迅的笑是匕首投枪,带着讥讽;徐志摩的笑是诗,浪漫灵动;林语堂的笑是闲适的,晃悠悠地看云起云落。而冰心的笑,却像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哼的歌谣——安安静静的,暖暖的,带着一点薄荷似的清凉,让你觉得所有的烦恼都褪去了。

我见过她的一张照片。那是她晚年的时候,坐在一把藤椅里,怀里抱着一只猫。她的头发全白了,像落了一层雪。可她一笑起来,那雪便仿佛要化了。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湖面上漾开的涟漪,一圈一圈。那笑里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仿佛她活了一辈子,写了那么多诗,教了那么多人,到头来,还是那个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姑娘。你看着她笑,便觉得时光重现,人生圆满——像一棵树,越长越高,叶子落了又生,生了又落,可根是稳稳地扎在泥土里的。

我有时想,她的笑,大约和她写的那些诗文有关。读《繁星》《春水》与《往事》,读着读着,便觉得那字里行间,一个一个地,都藏着她的笑。“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写这话时,她一定是笑着的,笑得安心,笑得笃定。“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写这话时,她也是笑着的,但那笑里带着一点叹息,像一个姐姐看着弟弟妹妹们在院子里捉迷藏,他们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其实衣角还露在外面呢。

她的笑是“小”的。小得像一滴露珠,小得像一颗星星,小得像孩子嘴里含着的那粒糖。可你别小看了这种“小”。那个时代,人人都想做大文章,喊大口号,做大学问。她却只写小小的诗,小小的散文,讲小小的道理。有人笑她“闺秀派”,她不辩解,只是笑一笑。那笑里有一种“我知道你们不懂”的宽容,又有一种“可我还是要这样写”的倔强。她是用最柔软的方式,坚持了最硬的心肠。

我最后一次“见”她笑,是在一个回忆录的片段里。有人去看望晚年的冰心,见她坐在窗前,桌上放着一杯清茶,一本摊开的书。来人说了什么,她便笑了,一边笑一边说:“我这个人啊,就是爱笑。小时候笑,长大了笑,老了还是笑。有人问我有什么秘诀,我说,哪有秘诀呢?不过是想开了。人生在世,愁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何不多笑笑呢?”

我读到这一段时,正在公园里看叶落。北风吹响了号角,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地鼓掌。我忍不住也笑了。我想,原来冰心的笑,是可以传染的。它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流进她的文字里,再从文字里流出来,流进一个又一个读者的心里。像一滴水汇入一条河,一条河汇入一片海,无声无息的,却把整个海洋都搅暖了。

如今她已经离去多年了。可我总觉得,她没有走远。她大概还在什么地方坐着,怀里抱着一只猫,对着窗外那一小方天空,轻轻地笑着。那笑穿过时光,穿过千山万水,落在每一个翻开她书页的人的眼睛里,便成了一粒小小的种子——种在心里的,开出来的,也是一个温暖的笑。这笑,便是春天了。

煮酒与饭茶

郑显发



十一月的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窗外就暗下来了,风贴着墙根走,吹得窗棂轻轻响。这种时候,人总想往屋里缩,往暖处靠。我想起一句老话:“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杜耒写的是待客,可我觉得,煮酒与饭茶,待的不仅是客,更是自己那颗被日子磨得粗糙的心。

砂锅里咕嘟咕嘟的米酒

母亲在灶上煮米酒,用的是自家酿的,米是秋天新收的糯米,酒曲是老酒缸里传下来的。砂锅坐在煤炉上,火苗舔着锅底,酒慢慢热了,冒出细密的小泡,“咕嘟咕嘟”地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酒香一点点飘出来,甜丝丝的,混着米香,把整个屋子都熏暖了。母亲拿勺子搅了搅,舀出一碗,吹了吹,递给我:“趁热喝,驱寒。”我接过来,碗沿烫手,酒入口,甜中带一点酸,暖流顺着喉咙往下走,一直暖到脚后跟。

陶壶里翻滚的粗茶

父亲爱喝粗茶,不是龙井碧螺春,是乡下人自己晒的茶叶子,梗多叶粗,颜色发黑。他把茶叶放进陶壶,加冷水,坐在炉子上慢慢煮。水开了,茶叶在壶里翻腾,茶汤慢慢变成深褐色,苦味混着一点涩,飘满一屋。父亲倒一杯,不急着喝,先闻一闻,眯起眼睛,像品什么琼浆玉液。他说:“好茶不在贵,在熬得住。”我尝了一口,苦得皱眉,可咽下去,舌根回甘,竟有几分舒服。

炉火边烤着的红薯和花生

母亲把几个红薯和一把花生埋在炉灰里,用火钳拨了拨,盖上灰。过一会儿,红薯的甜香就飘出来了,混着花生的焦香,勾得人馋。我拿火钳扒开灰,红薯皮焦黑,裂开几道缝,露出金黄的瓤;花生壳烤得发脆,一捏就碎,里面的花生仁带着焦香,嚼起来又脆又香。我们围坐在炉边,一边剥花生一边啃红薯,手指头烤得发烫,心里却踏实得很。

父亲那把用了十几年的紫砂壶

壶身已经包浆,颜色深沉,壶嘴有一道小缺口,是那年我不小心磕的。父亲没骂我,只说:“壶和人一样,用久了就有痕迹,痕迹是故事。”他每天用这把壶泡茶,泡完用清水冲干净,倒扣在茶盘上晾干。十几年过去,壶没坏,父亲的手却抖了。可他还是坚持自己泡茶,说:“茶要自己泡,才喝得出味道。”

深夜里那盏昏黄的灯

夜深了,炉火渐弱,酒喝完了,茶也淡了。父亲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母亲收拾碗筷,轻手轻脚,怕吵醒他。我坐在灯下,看着这一屋子的烟火气——砂锅、陶壶、烤红薯的灰烬、父亲那把旧紫砂壶——忽然觉得,所谓幸福,不过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酒可温,有茶可煮,有人可陪。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的是酒,可我觉得,酒也好,茶也好,重要的不是喝什么,是和谁喝,在什么时候喝。十一月的夜很长,风很冷,可屋里有炉火,壶里有热茶,身边有亲人,这就够了。

煮酒煮的是时光,饭茶泡的是日子。酒要慢慢温,茶要慢慢煮,日子要慢慢过。急不得,躁不得,像那壶粗茶,熬得越久,回甘越甜。

窗外风声紧,屋里灯火暖。我端起那碗温热的米酒,敬这平凡的一夜,敬这平凡的一生。

故乡短歌

(组诗)

邵光智

水瓮

老家院子,有一口水瓮
里面有我童年的影子
故乡的月亮和星辰
想家,找一口水瓮
手扶瓮沿,照照自己
几十年的道路
在水中浓缩,影印
一声童言,从水底响起
溅了我满身

树叶

桑树、杨树、梧桐
在故乡,房前屋后
长出心形叶儿
贴紧我离家的胸膛

秋冬,我在路上
捡拾落叶,仔细辨别
与我童年的那枚
是否脉络重合

河流

河流是故乡唯美的舞者
即使大地冰封
依然保持流淌的姿势

河流是故乡的一条道路
与土地一起
共同丰满百姓粮仓
带给城镇村郭
岁岁平安的底色

稻穗

成熟的稻穗
对土地鞠躬的姿势
是乡村一幅
最美的感恩图

此刻,满坡的庄稼
瓜果蔬菜
正在编织乡村的梦

一茬茬的庄稼人
依着村庄,握着稻谷
进进出出

乡音

像鞭炮的信子
在异乡,一声乡音
点燃缕缕乡愁

老家的屋檐塌了
嘱托,炊烟一样
飘动,喊着我的乳名